





目錄

下冊

卷之六

二科志

卷之七

西征記

卷之八

稗傳

卷之九

存餘堂詩話



卷之十

聽雨紀談

目錄終

二科志

明閻秀卿著

淮南李

蘅述

文學 凡五人

傳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含章之義偉哉孰得而非之上則金門貝闕之情下則緝柳編蒲之旨大則君民郊廟之談微則草木河山之興莫不書鼎鐘鐫金石供耳目於當今樹風休於永世者也故逸才以高其宗絕識以裁其博定格於大雅敷綺於真華則光流有粲價重無前可得而易職乎夫



人文之宣，地靈所萃，旁觀剡國，多絕太和，是以興。故雖存，駕馭者鮮。綴文之士，千里而一人焉。落落足音，已無裨益。蚩蚩之黨，靡所取裁。此靈蛇之珠，侯生擅握，雕龍之曲，崔氏自專也。吳江南上郡佳麗所鍾，言游而降，玉軼交馳，百家之詞，總六變之律，諧若機雲，二雋尤拔同趨，月相瓊姿，天下所想泣其靈者，時有詞傑，所就雖殊，金華國之音乎，區而別之，使景企者自擇。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郡湮之南濠，幼秀雅，望之朗然，甫弱冠，舉進士第，兩試皆十九名，方射策時，匏菴索其文讀之，曰：殊清雅，有偉才，但駢馳多非當時體，不然狀元無難也。循吉雅自負，不以爲然，暨傳臚，果不及第，除禮部主事，非其好也。適有業姑布術者，稱善相，往從卜，之曰：君貌非常人，尻促數循吉曰：我壽幾何？曰：明年子冢木拱矣。循吉迺大驚，投病移免歸，後竟無恙。循吉喜讀書，居家益得涉獵，蓋無所不通，作文則淫思，竟日不肯苟文用，精絕人有戲之者。



日祭酒每多更草假令紙貴奈何循吉日方辭雉尾  
暇日常多政當摘藻抽心使洛陽紙貴耳嘗怪文章  
家多僞書於董氏誌發之其文曰後世之文壞於銘  
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名言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無不  
以爲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  
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信孝慈烈  
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僞相亂史何徵  
焉故曰僞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詣人乞  
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

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諡當銘有文章經術當銘

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之父母當銘如是而已

矣二語作銘之宗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

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賢或以

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豈

可哉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

作金山雜志後徙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

則手足不能禁人由是謂之顛主事

論曰文章之習不可一渝格歸於到而已精金不



駁先麗五行固人望而敬雖不飾廟堂亦天下器  
楊君何怯於人粵稽惟劉子政之倫足以爲比彼  
靡麗者下矣

###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也祖顥累官叅知政事母徐  
氏爲特進武功伯夫全翁女允明聰慧絕倫博學工  
屬文不爲章句便不右手指枝因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  
六博不修行檢屢爲雜劇少年習歌之初在郡學御  
史山陰司馬璽按檄郡學有博學能爲古文詞者免

課書更殊禮遇郡當以允明當璽按吳允明從諸生中

擢行相見禮侍郎徐公貫嘗讀允明所爲文愛之數

加存問由是延譽兩都知與不知莫不曰允明天下

士也大抵宗左氏傳班氏書作爲文章高古雄杰中

鄉闈屢春官下第弘治戊午太倉建州城巡撫彭公

禮曰不可無書然書所以垂後有眼力必得祝允明琴川桑

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多人獨長洲祝某翰

林羅玘與悅三人耳玘江西人亦知名玘與悅微有

隙而悅初未識允明力詆笑及從石田所見其文迺



嘆服由是觀之英雉原不欺人蓋公論也允明有一黑貂裘甚美欲

市去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日蒼頭不言吾

何以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並有文才人皆稱之

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迺楊

祝稱允明日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馬驢也辨

給類此書學尤神妙

論腐

論曰桑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與

焉豈非逸羣拔類不可多得者乎唐有樊紹述文

章屈曲希哲似近之然雅重之姿樊殆不及也惜

乎不自厚分才雜劇此亦併優工戲何異已虜于

里名駒未始不蹄齧矣

### 文壁

文壁字徵明温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

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

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

不如壁遠甚壁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為推策曰徵

明庚甲何異迺聰慧若此食性多禁不。像。蕪。州。人。尤不喜揚家果

人或笑之作解嘲詩其詞曰南風微微朝夜吹暑雨



未到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  
牙彷彿嚼冰雪。染指頃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俱第一。  
我不解食猶能知。滑。稽。亦。是。實。話。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  
福。冰盤滿浸紫葳蕤。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難致漠  
北寒。北人老去空垂涎。渠方念之我棄捐。食性吾自  
知。吾偏十年在却蘇州住。坐令同儕笑庸鄙。幾回欲  
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生生長楊梅塢。眼看  
口啖日千顆。願從君口較如何。趣。補作西崦楊梅歌。父  
在任卒。璧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僉以千金餞。樞行。

璧辭曰。必竟。是。方。古。人。所。言。所。為。先君忝作府曾。未貨取一毫。不幸以疾卒。斃  
得其正。而使不肯愛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君以正  
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

論曰。文人無行。蓋自古而然。徵明於辭受之間。決  
之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耶。是能  
立德者已。賢哉乎斯人。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  
多識。善屬文。駢麗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為人。放



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温  
 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  
 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焮尾之魚不久將化  
 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此。人。亦。用。得。力薦之得隸名果中式第一  
 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  
 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  
 詔典會試真知已做了罪過頭可惱可惱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  
 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  
 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

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  
 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  
 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  
 妻寅初為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少時  
 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  
 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  
 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  
 鉢院門前允與事合蓋詩讖也後作多怨音其自詠  
 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妙妙四更中酒半



林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金說客  
剩貂裘近來檢較行藏處飛葉僧房細雨舟每謂所  
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  
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  
矣說得可憐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  
不成名要當慷慨何迺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  
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  
以觀矣其所建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

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被獨白著豈非命與  
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  
士亦解骨也真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國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貌侵生  
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  
友善寅獨器許薦於石田沈周南濠楊循吉由是知  
名屢臺試不捷父惡之春禎卿歎曰橋梓之間正須和  
協今而及此誠爲可痛且處囊脫穎君子之常何至



蓬纍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論者。以文章江  
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為。集。中。警。句。雖。沈。宋。無  
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為。談。藝。錄。陳。內。翰。霽。見。之。曰。所  
觀多矣。皆莫如他日當獨秀吳中可也。辛酉登鄉書  
論曰。三閭被讒。見斥。作賦自悼。其時齒已長。度終  
不得用。故也。又楚人習於怨。有觸即施。彼亦習之  
所使者耳。昌國年方熙妙。所不遭特細。而勾吳素  
多奇節士。豈其流之聲。詩者戲耶。非也。已虐不察  
矣。然文章俊拔。足繼前賢。可慕良休。未有踰此者

矣。美哉。

狂簡 凡二人

曲禮羈躬。聖人之教。任情孟浪。狂士所崇。天水違  
行。矛盾不律矣。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狷。迺眷念之深何乎。豈不以絕異之姿。木鐸易觸。  
卓犖之行。席珍所存。如琴牢音歌。臨乎。魯黠童冠。  
浴沂。相伍門下。或加旌褒。取之於可漸也。沿是而  
還。建除不一。逃觀往誥。可得而言。高則為使。成名。  
下則滑稽。自表。四豪名過荃宰。七賢散處竹林。相



如甘立壁之困、正平發坐塚之談、優孟垂葬馬之  
淚、畢卓忍竊酒之羞、王衍寧馨、阮瞻將無、李白奇  
才、義山浪子、史曰、言不純師、行不純德、應諧侶優  
穢、德侶隱蓋、不獨東方生然也、要皆大道未由、風  
流未許、方馳末路、觀笑常多、豈非所謂跣弛者乎、  
彼拘士守尺寸之義、射聲利於時、不可同年語矣、  
得所見聞、桑悅張靈皆此類、因連屬其事、

桑悅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

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爲大言、更不量、嘗銓次

古人以孟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

曰、此小兒號啜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

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

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請謁之、

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爲博士弟子、固不當

刺、又厚誇、使者大駭、不解其爲何物、人問左右曰、書

生也、使者亦通迺延之、較書而預刊落、以試悅、較至不屬、卽索

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



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  
追者也間者屈迹一來獎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南  
金若更不裁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  
禮部文大奇典試日豈江南桑生耶好典試有眼無珠狂士狂士遂下  
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為文結日某人謨  
悅心知之日明公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  
觀濬日然則生試為之歸謨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  
純項悅詣謝濬日純項美何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日  
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純項何殊草具放肆

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

戲日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日明公知未放肆

形事豈已飲工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

行詣濬別濬日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掾相公愛才高

至州悅不為迎掾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素掾十倍

遭狹侮皆銜之日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

掾使吏往令之悅日連宵且雨淫此傳舍汜家室皆

不康何得候掾言既據胡牀坐吏報歸掾益兩吏使

促之必來悅怒日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不但迺今知



有無耳者。掾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掾非可能召  
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  
矣。掾聞欲收之。緣濬不果。後三日悅詣掾。見禮博士  
當跪掾。悅長揖。卽就列。掾作厲曰。博士以掾爲不當  
跪耶。不足跪耶。卽有學何能加迺公。悅前曰。昔汲長  
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  
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寥廓之士可  
籠之威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莫  
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掾嘗  
真沒奈何

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侍。

較文不坐。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

能久任立願。假僭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按御史聞

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能解人頤。今子亦

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而

在。可使解頤。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令

坐講。悅固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遷

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  
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歡人歸去休之。



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往來黼邑間

論曰以民懌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以美垂兔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豈命也哉文雖雋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笑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遭而民懌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張靈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是。我。輩。念。頭。作業間闕至靈始讀書好交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晁善寅嘗擬游虎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



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於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秦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庶。取。夜。盡。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樂矣。奉卿子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笑曰：丐者得無狂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拊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拊握，兔也；

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靈，卽揮毫不已。凡百絕，抵鼻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初，靈與寅俱爲郡學生，博古相尚。適鄞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辭，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棄，豈無雉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晉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

俗物

不濟

好督學

不成話



面作忍耻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銜鑿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罹者也。君子至此極，亦豈可更常哉？若匹夫爲諒，則不察之甚。夢晉家寔被斥，自畫無理矣。然尚嬰情酒德，不渝前操。老子曰：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過人，足以發青條之華，檢制雖短，截長足補，謂之狂士，可得無愧焉。

二科志終

西征記

宋盧

襄著

淮南李

衡述

予嘗謂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爲天地中最靈物。造物者剖裂元氣，取其精英而與之，使呼吸至和，發露天光，超然出於塵垢之外。苟甘心瓶罌如醯雞，然老且死，是造化棄物爾。寧不媿古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示其有志哉？予欲長游遠，睇窮極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處。南窮滄溟，北抵幽都，東折若水之枝，西奄濛汜之谷，頂摩太清，轍環八埏，以助夫造物所



以與予者。生抱此志二十三年矣。更念衢爲小邦。處會稽姑蔑之地。山川形勝。不足爲天下偉觀。居常病是不足廣吾胸中之氣。思得隨穆滿造父輩。齊驅並馳於瑤池之宮。闖風之苑。亦欲乘雲御風。於日月出沒之際。煙霞歛散之表。況宇宙中可足跡至者。邪。故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行孟門之龍嵒。豈不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啣壁而來歸者乎。過岷峨玉壘劍閣棧道之險。豈不知不保國而貪利者。終爲亾國之虜乎。過塗山。思神禹會諸侯之盛。尚有專車之骨。枕荒

草而淒淒者乎。過瀟湘。思二妃望九疑之雲。尚有琅玕之上。帶淚痕而斑斑者乎。過峭函。而思秦以虎狼之強。而自爲楚齧也。過烏江。而思項羽以拔山之力。而卒爲漢擒也。登泰山梁父。尚有秦皇漢武之函。玉檢金篆石刻之書。可讀也。過朔庭玉關。尚有投筆書生。伏波將軍。燕然銅柱之蹟。可復也。過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能爲蒼生時起者乎。過臥龍南陽。而不知今日尚有抱膝長嘯。以邀三顧之寵者乎。凡天下之奇形異狀。陣雲回雁之峯。浮天浴日之波。



西行詩  
與夫通衢大邑。遐邇異壤之遠。周遊歷覽。以廣吾胸中之氣。豈不洋洋然。浩浩然。足以吞雲夢而飛天池哉。去年秋舉郡記鄉老里大夫推予爲冠。今年求試春官。擔簦裹糧。走數千里。雖風俗形勢不出吳越江淮之近。而山川之勝槩。前賢之遺蹟。亦已多矣。因談笑之暇。姑記其所遊之略。尚有遺賞未出於車輪馬足之間者。缺之以藏諸楮中云。

吳越之地。牽牛織女之分野。秦伯句踐之故墟。有鑿山煮海之利。三江五湖之險。亦江東之都會也。獨衢

東接甌閩。西連婺女。自衢歷婺。至新定。曰睦州。歛三江之水。會合於亭下。有山隆然。直壓其首。如渴鼈怒鯨。奮迅鬚鬣。奔而衝水之狀。上有桐君祠。乃戴顓飛仙之地。祥氛瑞氣。氤氳回薄。鶴駕往矣。靈蹤儼然。予恨斯人之不復見。乃作招仙之辭。歌而招之曰。

桐君歸來兮。仙馭遠遊將何之。寧不欲朝玉京兮。升紫微。戴日月之冠兮。披紫霞之衣。佩蒼精之龍兮。餐玉田之芝。友王喬與蕭史兮。儼霓旌玉佩而歲。蕤何如歸來。猿鶴慘兮。怨空山川。壑寂兮。松桂



閑胡不拂袖幌兮。關一作開雲關藉芳草兮。歌幽蘭  
庶乎遊山之人。可以往還。

自桐君祠而西。有羣山。蜿蜒如兩虵。對走於平野之  
上。三江之水。並流於兩間。驚波鬪馳。秀壁雙峙。上有  
東漢故人嚴子陵之釣臺。孤峰特操。聳立千仞。奔走  
名利。汨沒為塵垢中客者。一過其下。清風襲人。毛髮  
為豎。使人有芥視功名之意。乃作詩以高之曰。

無欲氣古語達戴蟬冠。蟬冠械我首。無欲披袞衣。袞衣囚我  
身。貧賤自閑暇。功名多苦辛。君不見大將軍功蓋

天地。一朝餓死垣墻裏。又不見穰侯貴。壓咸陽都  
朝。為卿相。暮匹夫。爭如春風秋月一竿竹。萬古谿  
山看不足。勝他宮殿鎖千門。細草新蒲為誰綠。

自釣臺而西。曰浙江。羣水赴焉。衆山截焉。海門二峰  
屹然孤立。頃聞巨聲轟磕。驚裂地軸。如雷霆之奔擊。  
萬軍之決怒。天吳爵躍。水怪萬狀。擁銀山而瀉。天漢  
意其子胥之魂。尚含屬鏤之怨。怒而激為此乎。抑江  
神海若以為不如是。不足以震天地之威乎。抑形勢  
使然而自為此奔突乎。竊悲子胥之忠肝義骨。感激



發憤欲身存國家。讒鋒射人卒。詆誅死。真天下奇男子。有不幸者如此也。乃作歌以弔之曰。

姑蘇臺上麋鹿游。斷燼荒草令人愁。姑蘇臺邊少  
行迹。官殿無人土花碧。當年伯業幾英雄。轉首都  
歸血刃中。利劍一朝尸壯士。白楊千古號悲風。吳  
王羞歸九泉裏。西施空似桃花美。子胥雖死過生  
榮。越人却是奇男子。

自浙江艤舟古峴下。登其上曰杭州。橫控列城爲國  
大藩。乘熊軾而建隼旟者。必王公大人。非州刺史郡

太守常二千石比也。觀閩商海賈舟車。輻奏犀貝魚  
鹽。駢羅其中。龍山據其首。西湖盤其腹。天隱聳其臂。  
胥丘臥其背。樓臺上下。如錦繡圖。披髮文身者。閩粵  
之舊俗也。水犀射手者。戰國之餘勇也。金堤玉渠。虛  
臺廣榭者。錢氏之故基也。霓裳羽衣。綽約靡曼者。蘇  
小之遺態也。故過其地者。必駐軾焉。自杭而西。至嘉  
禾。曰秀州。自秀而西。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橫截水  
面。左瞰太湖。一望千里。篙工柁師。風謳雨吟。征人動  
江鄉之悲。游女弄採蓮之歌。思簪拂袖去國。扁舟五



湖者，鳴夷子之遠遊也。尊羹爲糝，鱸魚自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吟，興屬雲水者。陸魯望之嘉遯也。後人高之，作祠堂於笠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遂賦三賢之詩曰：

舟繫小橋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向煙波老，霸業功名一掃空。謂鳴夷也。

鱸鱠色鮮盤玉縷，尊羹香滑煮龍髯。可憐水月交

光夜，宿而遠。一笛西風自捲簾。謂季鷹也。

醉夢幾經芳草渡，吟魂飛上月明樓。散人已出形

骸外，肯作鄉聲效楚囚。謂魯望也。

自吳江橋而西至姑蘇，曰蘇州。予求其所謂姑蘇臺者，有遺址存焉。父老尚能言之，曰：今天祐我宋統一寰宇，四方遠近無敢據土地，擁甲兵，效戰國醜髀相依者。是臺也，今雖版籍入于王府，亦亾國之餘辱。使當時知范蠡之有謀，悟句踐之嘗膽，俯取忠言，却西子而不顧，斬宰嚭以謝三軍，則江山之王氣猶存，而東門之懸睛不抉矣。言訖泣數行下。予亦悵然而悲。父老作歌鳴鳴，予和之曰：



西征記  
秋風起兮鴻鴈歸。秋月明兮白雲飛。弔往古今一  
霑衣。

自姑蘇至毗陵曰常州。自常州至京口曰潤州。謁水  
府祠。渡揚子江。登金山。見巨浪拍天。鯨鯢出沒。蜃樓  
駕空。朱碧相照。呼雲吸霧。一息萬態。紛紛紜紜。不可  
名狀。遂沿揚子江至儀真。曰真州。見江臯有巍然古  
宇。長廊複壁。間有所謂小龍之祠。試造觀之。有小虵  
盤旋几案上。朱麟火髯。目赤赤有異光。尸祝指曰。此  
非虵蝮。蟒蝎之儔。伍也。喜則俯首搖尾。僅可玩弄。稍

怒則搖撼坤關。翻海摧岳。而後已。所以臆舟而禱者。  
袂相屬焉。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  
楚州。至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腕太息。思昔帶長劍  
游五陵。俛首出惡少年。跨下氣帖帖。然不敢喘。何其  
弱也。及其登壇佩大將軍印。虜魏豹。滅項籍。斬成安  
君。泝水上。名動諸侯。南面稱孤。又何壯也。觀其用兵  
制勝。神授鬼畫。出入古兵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指諸  
掌。何其智也。烏盡弓藏。兔死狗烹。雲夢之擒。未幾而  
死於婦人之手。又何其愚也。大丈夫抱超世絕俗之



西征記  
才負安時經濟之略。顧用不用何如耳。故爲詩以傷之曰。

登壇當日拜元戎。楚漢都歸指掌中。王氣未消垓下敵。將星已落陣前功。高名紫宇千鈞重。冤血青蛇一縷紅。尚有鸞刀薦牲酒。斜陽煙樹泣秋風。

自淮陰出龜山。泛長淮入汴口。曰泗州觀青蓮寶宇。連榱曲桷。雄視耽耽。以窮土木之壯麗。浮圖屹立。若柱擎天。委珍具絕毛血。騰踏道路。動以萬計。亦靈德併懍於民。而皈依乞憐者如是多也。更念汴水者出

於昆侖黃河之源。觸浪奔馳。自上而下。與淮俱流。數千里間。清濁異色。夕則與俱。如涇渭然。遂念隋大業間。煬帝所以浚關使達於揚州者。不過事游幸爾。奈何錦帆未張。而神器移。膏血未乾。而生民瘠。天怨神怒。假手於唐。龍舟鳳楫。鼓柁而回者。不其無聊哉。今則東南歲漕。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舳艫相銜。朝暮不絕。蓋有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下者。天以隋爲吾宋王業之資也。遂上所謂黃金堤與友生對坐古柳下。感今悼昔。賦詩以哀之曰。



崑崙一線破蒼崖，辟歷飛聲趁地來。煬帝截教淮  
水斷，巨靈差劈華山開。桃花漲浦通西洛，竹箭奔  
流逐吹臺。好極。午夜月明楊柳斫，空餘風咽笛聲哀。

自泗州抵宿州，歷南京，至雍丘，乃張許二公保障江  
淮之地也。管胡羯梟鳴，腥我嵩岱，哆然四顧，有橫吞  
天下之志。二公提孤兵，挫強虜，扼東南咽喉，以江淮  
才用濟中興，非古烈士。夫疇能哉！吾見其悲風擊地，  
林木怒號，意者南霽雲之暗鳴也。古木蒼瘦，怪石孤  
聳，意者雷萬春之壁立也。殘陽滿地，餘霞一抹，則愛

妾之血肉尚在也。寒鴉悲鳴，林鳥爭飛，則侍童之精  
魂猶存也。爲之歌曰：

胡兒倚劍摩崆峒，范陽兵火燒天紅。潼關失守大  
將死，鑿輿播遷岷峨中。貔貅兵甲照冰雪，戈頭盡  
是生民血。鯨海揚波魚鼈腥，中原盡作天山月。二  
公環甲怒攬槍，極鬪軍前背背裂。食窮愛妾膏斤  
斧，愁蹙蛾眉氣如縷。花鈿寶髻誰復收，壯士相看  
泣如雨。霜刀抉齒肉未寒，再造皇家有英主。雄心  
義骨填溝壑，不得生榮肩李郭。論功初入鳩鶴樓。



圖形已入麒麟閣。

自雍丘至陳留，乃漢張子房所封之壤也。觀其以經世之略，出爲王者師，躡帝足而封韓信，迎四皓以定太子，功成名遂，翻然從赤松子游，可謂豪傑之士矣。使當時僥倖一擊之勝，以不貲之軀填餓虎口，是與軻荆聶政、朱亥、郭解輩同爲匹夫勇矣。烏能垂光虹蜺哉！然而悠焉遐鶩，脫軒冕如敝屣，則其所得有過人者，不知絕粒茹芝，挹朝霞而餐之，果能却老而不死乎？所謂黃石公者，吾意其隱君子，尚得從而游乎？又不知圯下兵符之書，尚無恙乎？鄙夫漢庭之臣，甘心鼎鑊視死而不顧，胡不謝去朝市而從子游也。予爲作招隱之詩，庶幾其來曰：

有美人兮山之隅，騎蒼龍兮歌步虛。薜荔衣兮女蘿裾，瓊蕊兮披玉書。朝玉皇兮游上都，櫛麟脯兮邀麻姑。胡不捨此而來兮，而吾與俱。

又歌曰：

日旋月轉兮能幾時，人間不可以久留兮緇塵染。予素衣胡不讀青苔之篇兮，歌白雲之詩。玉書金



簡號仙籙兮，留芳名其庶幾。然後左蒼虬而右青  
螭，飛羽蓋兮，張旗黃鵠引兮，歸瑤池。汝將捨此兮，  
安之。

自陳留至大梁曰汴州。始禹畫爲豫。周封爲魏。邶鄘  
之始都。楚漢之戰場。今爲開封府。是謂京師也。思管  
戰攻之初，壯士之悲吟，戰馬之嘶風。九江舞陽，按長  
劍而叱咤之地。今則萬國之朝會集焉。管之鋒鏑交  
加，兩虎並隅而相睨。轅門刁斗，羅黃戰而擁干刃。以  
備掩襲之虞者。今則萬方之玉帛越焉。管之荒蹊斷

塹，猩鼯狐兔之窟宅。朝風號而暮雨悲。今則龍樓鳳  
閣，正玉宇而方紫極焉。管之白葦蕭蕭，有螭頭馬鬣  
之象。過其下者，莫不酸鼻出涕。今則龍池鳳沼，集水  
戲而競娛樂焉。以至虞韶夏濩，犧琴瑤鐘者。太常作  
也。神虬龍馬，氈扇龜貝者。異方貢也。天球河圖，赤鴈  
白魚者。瑞物寶也。丹禁紫宇，格熊裂羆者。上林樂也。  
黑靴鐵脚，突騎勇也。虎翼龍驤，戰士躋也。飛廡連櫺，  
居人繁也。輦金橐玉，大賈至也。樓櫓相望，雉堞新也。  
法象穹極，帝門隆也。鵷行排列，百官入也。龍墀日角，



天王朝也。環流泮水，置博士而列羣書，則庠之設  
嚴也。重研棟舐，起草萊而叩帝闈，則羣賢之樂而來  
游也。至於其餘，不可殫記。雖班孟堅二京之筆，左太  
虛三都之才，楊子雲五柞之手，與夫芝房寶鼎之作  
歌，金馬碧雞之馳辯，不可得而窮矣。當使曳裾金馬  
門下，出入承明廬中，廁迹於賢公卿大夫之列，庶幾  
觀朝廷之制作，稔祖宗之故事，尚能賦之，覆醬瓿，貴  
紙價，詎可必哉。庚辰仲春元月三衢贊元盧襄記。

西征記

終

稗傳

元徐 顯著

淮南李 蘅述

王良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少而穎特，如老成人。早游  
鄉序，諸先輩皆折節與之交。既壯，游吳興，遇凌公芝  
岩，將赴淮東憲幕，辟公以行。既至，以歲貢士補淮東  
憲史。未幾，南人例革，調轉運司。授廬州錄事判官，屢  
轉為浙江簡較，朝列大夫。廣東市舶提舉，未四月，拜  
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時年六十八，卽慨然謝事而

碑傳



歸朝廷從其請以中憲大夫淮東宣慰副使致仕公  
耳目聰明強健如五十許人每小舟黎杖自樂於山  
巔水涯或遇勝景數日忘返至正己丑六月自卜壽  
藏於暨陽之大岩既穿穴卽臥疾而卒年七十二公  
慷慨有大志喜論天下事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其在  
鹽司漕府皆有惠政越人立碑以頌德其簡較中書  
會松江民徐晉詣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占於官者  
數萬頃丞相命公還上議曰田實無有此姦民欲以  
利啖官漁民以市怨宜勿聽事遂得寢民咸德之其

提舉市舶寶貨山積至者皆以賄敗公秋毫無所視  
其歸於鄉雖尊且貴則猶服被如儒生予以鄉里故  
獲拜公於牀下因與余言初出鄉時得見宋季之  
老觀其典刑莫若趙公子昂鄧公善之楊君仲弘杜  
君伯原則皆其相與則公之成德蓋有所自末歲見  
世變之愈下也嘆曰吾於斯世不忍見矣所求速化  
耳公歿二年而四海變作故杜君伯原誌公之葬有  
才不盡用之嘆其爲世所推惜如此所爲詩文有王  
員外集二卷虞公集爲之序藏其家子仲楊以公廕



任泰州如臯縣主簿卒於官次仲廬今為南臺椽

柯九思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父謙由文學掾為江浙

提舉九思以父廕補華亭尉不就遇文宗皇帝於潛

邸及即位擢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

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賜牙章

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謙善教賜碑銘訓忠勅侍讀學

士虞集為文以旌之寵顧日隆由是言者見忌公乘

間跪自上曰臣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踪跡孤危

嬪越無地願乞補外以自効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

萬一惟陛下哀憐幸甚上曰朕在汝復何憂翌日御

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違

諫臣意而慮危公召公論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

言者路已勅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

矣公拜且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大行上

賓公因流寓中吳余獲從公游語及先朝則誦其所

為詩嗚咽流涕夫人情羣居相聚則歡相離則思况

以布衣獲人主之知抱烏號而無從者乎此亦人情



之所至悲也。至正癸亥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者，且請余筮其吉凶，發著得履之乾，其辭曰：履虎尾，不啞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履虎尾者，寅之末運也。夫子通得無用於時，不能啞人而為命所困，始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余出遊於上方，移舟陸庵，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達皆會。丙午，過靈岩，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暴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寫竹石，始得筆法，與文同嘗

於書法，勝。○。法。○。是。獨。○。辭。  
 自謂寫幹用篆法，枝用艸書法，寫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撤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漏痕之遺意，雖其妙至不可言，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故四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鑒識金石鼎彝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為博物，亦歎以為不及。有任齋詩集四卷，公歿後皆失散，不傳。獨有詩二卷藏於家。

陳謙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候父母顏色，問起居，躬飲食，寒煖之節，及長讀書不少懈。未



嘗一日遠去其親之側，溫溫雅飭，言若不出諸口，而內行甚備。其師林公寬、龔公璠，勉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披士衣索挾書者，乃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意邪？遂趨出，不復就試。隱居教授，資弟子束修，以為養而甘旨之奉，必極為營致，每饌饋進，跪膝下以勸，加膳親盡一食，則心為之喜，日以為常。及父母卒，居處葬祭，悉遵禮制，哀毀踰瘠，猶蔬食水飲，以終其喪。初，父病思鱖，因市以進，而父歿，遂終身不忍食鱖。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太玄、皇極之學。文章非古道

篤品

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於理，渾渾不窮。其樂府歌詩，尤能追古作者。蜀郡虞公集、金華黃公潛、晉寧張公翥，咸所推重。晚歲注意於易，以為四聖之經，各有攸主，而同於象，於是分卦辭象象，會粹諸傳，以附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別為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聞。至正丙申，兄訓字師敬為江浙行中書省照磨，謁告還吳，適外兵薄城甚急，俄聞城陷，即呼其妻并與君訣曰：吾雖位卑，嘗為主臣，義不可辱，吾不可出弟處。士耳宜往避，語訖，即拔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方

兄亦通



共警解兵入脅使拜不屈遂刃其胸君翼蔽之乞以身代衆以君儒冠被之於門復求入見其兄已殪伏屍號慟因併見害悉投於河其嫂與老僕主皆自經死君妻已先卒唯一子十餘歲逃他舍得脫明日事定其門弟子生。死。之。交。范文綱亟告於主帥而廣陵成元章素善君亦與言之募人求其屍得於篠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人咸以為異官為給粟助之歛不。變。詔其子詔以棺屬陳氏文綱與詔奉二柩葬之而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其周易解詁二卷古體詩二

十四篇而已君嘗與余講易故知君為深時余居東城瀕危者數四以幸而免而君竟殉兄以罹禍其命矣夫

葛乾孫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人生而負奇氣儀狀偉特膂力絕倫未冠好為擊刺之術戰陣之教百家眾技靡不精究及長遂更折節讀書應進士舉所業出語驚人主司方按圖索駿不能識跡弛士把玩不忍捨置君亞選君曰此不足為也吾寧齷齪從諛離析經旨以



媚有司意乎遂不復應試猶時時指授弟子皆有可  
 觀金華黃公潛尤奇其文世傳藥書方論而君之工  
 巧獨自天得治疾多奇駿自丞相以下諸貴人得奇  
 疾宅醫所不能治者咸以謁君無不隨愈有士人患  
 傷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視則發狂循河而走君就擘  
 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累以重繭得汗解其  
 治他疾多類此當是時可久之名重於南北吳人有  
 之四方者必以可久為問四方大夫士過吳中亦必  
 造可久之居而請焉其為人儻而溫雅慈愛而好  
 豪品

施故人無賢不肖皆愛敬之至正壬辰徽寇轉掠江  
 浙吳人震恐浙江廉訪僉事李公仲善請君與圖君  
 勸城之因守以討賊仍請身任其事李公壯其言然  
 其計卒城之而民賴以安明年癸巳春三月余與游  
 開元佛舍私與余言吾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及  
 預命也夫公茲六氣淫厲吾犯司地殆將死矣如期  
 必於秋余曰何至是踰月果疾余往視之則猶談笑  
 無他苦秋七月沐浴竟遂偃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  
 詩未及詮次藏於家其行於世者有醫學啓蒙又經



絡十二論君既沒而朝廷聘君之命適至已無及矣

潘純

潘純字子素廬州人少有俊才遊京師一時文學之

士貴卿之家爭延致之每宴集輒云潘君不在令人

無懽聞其至皆倒屣出迎及談笑大噱一座為傾嘗

著袞卦以諷切當世其初之辭日出門即袞永無咎

也其上曰以袞受爵亦不足貴也或以達於文宗皇

帝欲繫治之亡命江湖間遇有以君視為滑稽士解

者事乃得釋因客江南值京師所與游者平章事吳

公可堂治書侍御史廉公亮秘書卿達公兼善廉訪

使幹公克莊御史中丞吳公元震廉訪副使杜公德

常廉訪僉事魯公志道等皆持節在外遂往來諸公

間名聲籍甚而江南大姓慕君氣勢望風承謁於是

挈妻子居東吳日與諸貴人觴詠為樂所賦詩音節

精麗李義山温庭筠輩不能過也至正壬辰間兵起

淮東西淮南行省郎中曹公德昭雅君言於上官具

書幣辟參軍謀事君度不可為謝遣使者移家避地

於越時太尉高公為御史大夫開行臺於稽會以君



為上客與參謀議而大夫之子安為樞密院判官掌  
兵柄恃已為父客以安事語大夫公因召訓戒安忿  
憶遂中君於法械繫以吏送還吳郡行次蕭山道中  
拉殺之以暴疾聞其子穀間走竊得其屍藏之會稽  
岳王墳僧可觀請於穀葬君西湖岳王墓側大夫公  
不知也

陸友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姑蘓為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  
下其列肆大賈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讀書稍能

執筆識姓名即教為商賈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

市塵闐闐之所父以市布為業獨能異其所好苦攻

於學隣里多竊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傳也

及長益親賢士大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賢士

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為法

君善為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

極羣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凡

三代以下鍾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

鑒定真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上國奎章閣



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識而侍書學士虞公  
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  
公去職君內顧無知己乃與柯公南歸吳闢小室僅  
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峰巒秀異室中  
左右圖書集古今雜錄前列烏几上置天祿辟邪紫  
鳳池金銅鎮紙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博山彝古龍涎  
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莊  
生著硯史墨史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諸賢  
皆賦咏之所爲詩文有杞菊軒藁年四十八以疾卒

王冕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暨人父力農冕爲田家子少卽  
好學長七尺餘儀觀甚偉鬚髯若神通春秋諸傳嘗  
一試進士舉不第卽焚所爲文益讀古兵法有當世  
大略着高簷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  
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或以爲狂生同里  
王公止善甚愛重之爲拜其母王後爲江浙簡較往  
君謁衣弊履不完足指踐地王公深念遺草履一輛  
諷使就吏祿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會稽依浮屠



廡下教授弟子，倚壁度土，金爨以爲養人，或遺之不受也。時高郵申屠公駟新任紹興理官，過武林，問交於王公，公曰：「越多傳先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公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卽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不已，君斥曰：『我處工，寧與官府事，毋擾乃公爲也。』駟旣重王公言，且竒其爲人，進謁禮益恭，以白於其大尹宋公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廬以請。君爲之強起，入爨舍講授，歲餘會他

官禮待不如意，乃爲書謝申屠公。東遊吳，吳人雅聞君名，君又善寫梅花竹石，士大夫皆爭走館下，縑素山積。君援筆立揮，千花萬蕊成於俄頃，每花竟則自題其上，皆假圖以見意，爲歌詩，雄渾跌宕，以古豪傑自居。从之，復遊金陵，諸新貴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薊，縱觀居庸古北之塞，主秘書卿達公兼善家，時賢爭譽薦之。君題寫梅張座間，有云：「花團冰玉，羌笛吹不下來之句，見者皆縮首齟舌，不敢與語。至正戊子南歸，過吳中，謂余言黃河將北流，天下且大亂，吾亦南



棲以遂志子其勉之於是擇會稽山九里買山一頃

許築艸堂讀書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舟扁曰浮萍

軒自放於鑑湖之曲好事者多載酒從之歲己亥君

方晝臥適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驚重

其名與君至天章寺其大帥置君上座再拜請事君

曰今四海鼎沸爾不能進安生民乃肆虜掠滅亾無

日矣汝能為義誰敢不服汝為不義誰則非敵越人

秉義不可以犯吾寧教汝與吾父子兄弟相殺賊乎

汝能聽吾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即速殺我我不與

若更言也大帥復再拜終願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

數日以卒眾為之具棺服歛之墓山陰蘭亭之側署

曰王先生墓云

王漸

王漸字元瀚臨江人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飲

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為樂而家產益壞其父兄患之

君於是聚書數千卷謝常所往來者閉戶誦讀目數

行下一過終身不忘雖稗官野史皆可成誦比三年

作為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諸先始大驚皆不信其為



君作也。君曰：儒者之學如斯而已乎？此君胸中酒將縱觀四方，落蕭、振、與、磴、磴、咕、囁、者、不、同以適吾志。遂北走燕趙，南遊金陵，登鳳凰臺，慷慨長

嘯，人無知者。金陵富豪王氏聞君善飲，白下有道士

亦素能飲，無算爵。為設席，要道士與共酌，以觀其量。

君升席，命贊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吸。

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既，君再實酒。

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至半，跪謝不勝。君笑曰：

「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杯，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

王乃歎服，每麻屨布袍，簡絕禮法。至賢士大夫家，輒

造堂上中席，坐不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大夫士知其

才，皆畏敬之。留吳中，嘗與客過闌闌，見官示律令數

十事，約萬餘言。君與客俱覽一過，歸至所館，呼酒共

酌，問客以所覽事，客不記一二。君即援筆引紙書之，

疊疊如已出，比對讀之，不誤一字。其強記如此。常以

世人齷齪，無足以當其意者，而其志欲將大有為，故

其傲誕，下視一世，如無人。鬱鬱之氣，以不得伸，遂疽

發背，卒無妻與子。其友人為殯，僧舍中。後數年前，御

史劉公廷幹為海道萬戶，訪其柩為葬之。



楊椿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以尚書教授里中，嘗戰藝於有司。屢進，屢屈於人，而志不少。劔益講磨，淬厲期於必克。而文日有名，弟子日益進。其設教必月試季考，皆有程式。至正丙申，郡守將治兵，命有司藉民以守陴。君告余曰：椿雖賤貢士也，卽今有司不治，擇劉余於編氓以守陴，豈國家所以重士意哉？子盍與我言之。余卽以告其叅軍謀事鄔密公筠，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時司馬本以豫王傅留吳，而所募皆少年良

家子，君入幕之。明日，外兵卽附城，君戎衣率其卒，晝

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好大官縮郡級者皆已遁去，兵奪門

入，君猶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

六亦死，其妻王氏聞之，被髮徒跣，踈於亂屍中，不得

見，循河而慟，忽一尸自水躍出，浮於河之面，乃君也。

因載以歸，撫其柩，晝夜慟哭絕而復蘇。三日，君附其

妻坐，呼其二女曰：吾爲短兵所中，仆於地，斂身匍匐

入林中求水飲，而民家畏吾呻吟聲，掖吾入水以死。

汝一弟亦以斃，我不忍令汝孑孤苦於世也。後三日



我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可與汝母歛言訖遂仆既覺不記憶其何言也如期果卒他日余往過其門弔之二女出拜於余泣訴如上云

### 王德元

東門王德元字仲德東平人其先女直人姓抹撥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遊名山始參鐵牛定禪師問師如何是道師曰東山水上行德元不契師以拄杖撞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凝心竟究耳頭奇忽聞人呼賣糖聲豁然有省進以所得禮叩於師隨機響答師大器

異遂爲印可卽出宋穆陵所賜金襴法衣付德元傳信如達磨衣鉢故事德元受信其語復遊諸方大闡其說然不挽髮不異俗服古冠自號東門子所至人

多向仰之呼爲東門而不氏其足跡所歷東極高麗

西踰川陝南盡炎荒北極沙漠其受法者上自王公

后妃下至卿相士庶皆其弟子其教人必問其姓與

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曰我聞爾姓乙名甲而

誰我何歟其人疑愕則誨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

耶且生於某家則姓某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



爲真姓，非汝姓也。復問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耳。其所以爲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故其自贊曰：懵懂痴憨，白髮老贅。一念萬年，在世出世，不識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爲道而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進神仙演道，太宗師完顏真人重其道，擬號清玄誠微妙大師教門高士充嶧陽碧雲宮山主，贈金襴紫服。德元爲一至其處，卽棄去。其與人遊處，不爲崖絕之行。雖其弟子之家，亦親與執爨。

所食不擇潔修，所居不求安逸。意有所適，輒飄然長往。年九十餘歲，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或云爲李壇，張下卒，或云嘗受學於容城劉因，通知易說，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於京師，年一百三歲。其弟子中吳曹澹然與余遊，因知東門之道，故傳之。

徐文中

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宋季之亂，其先爲同郡仇人倪氏所滅。時文中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



母母大依為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

為娶有室及母老卒哭謂其子始知其為徐氏子然

未能即復其姓故文中亦以姓倪氏外品文中自少傳其

婦翁針藥方術又善符呪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

為縣吏即棄去又為安陸府吏復棄去游吳吳大戶

患濕腿疾延文中與療針行病除留為郡吏時鎮南

王妃臥疾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愈南臺侍御

史秃魯以文中名聞即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

禮見賜坐便殿道妃所疾苦延入胗視王曰疾可為

乎對曰臣以針石加於玉體不痊其安用臣遂請針藥妃

舉手足之驗妃謝不能文中因請診候接手合谷曲池而

針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選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

中曰針氣已行請舉玉手妃不覺為一舉請舉足足

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賜賞賚無算聲震

廣陵皆以為盧扁復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禱祈皆不

應文中謂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中曰臣請王為

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雨後雷始驗其

為法耳文中曰諾即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手布四

符呪之驗



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陵月  
餘門下輻輳多所救活由吳郡遷武林未幾吳郡守  
吳公秉彝被疾臥治郡醫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  
雖爲吏而家日益饒嘗謂余曰余所傳弟子亦衆然  
皆不能如吾術之神彼急於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  
利令知昏故術亦不靈  
術遊江湖垂四十餘年所爲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  
責其報吾知施吾術而已今幸造物有以還於吾而  
大官貴人之所賜予者予不得而辭而亦未嘗爲貧  
乏者不敢不盡其心也又泣謂予曰文中得有大罪

敢謀之於子頃吾父歿時屬文中以復姓至今不敢  
忘而吾从隸於官欲一復之而懼案牘之煩也如之  
何予謂之曰春秋大復位而君子於心之不安也者  
不可一朝居也且而祖母忍死以全而父欲以報於  
徐氏今幸而有子獨不能念徐氏之痛以大慰於祖  
母之靈乎子其後矣尚何以案牘之煩不煩爲哉文  
中卽以泣告於其府尹趙公伯器爲復姓徐氏給告  
歸宣城省徐氏墳墓訪其宗族買田置祠以奉祭祀  
人咸義之自宣城還陞充江浙行省理問所提控按



牘改授紹興路知事以疾卒

后載妻

夫其姓可惜

后載妻某氏者平江人始為妾侍后妻周氏能卑順以承意周氏卒嗣為正室生一女一子年未三十姿色殊麗后為郡吏賴其內助至正丙申春正月后行役如京口妻與子獨居二月城陷后與子為隣某氏先屬其子女於他戚里過予舍將啓水關欲入水子令家人勸止之某氏曰管吾夫居室時每論婦人失節事妾常惡之今吾夫在遠而罹此大變使幸而免

尚不能不為夫子憂不幸為所辱雖欲死不可得矣

哀。嗚。欲。涕。妾寧捐吾身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見吾夫於地下

也語未絕外兵攻予門甚急予前往視門比兵入則

從。容。死。某氏已赴水死矣

沈烈婦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為軍士所害

禍。根。沈有妹色虜置快船上溪流迅急乘間躍身投水中

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椽舟過之見鬢髮如

雲被水面視之乃婦人衣漾水上不能下沉死即引



救之間乃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艦內使守視之其下喻之曰汝遇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且更得福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婦人哉遂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死○卽以箸納口中面刀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爲歛而焚之予至吳興張爲予言如此

稗傳終

○抗○慨○



聖